

京報副刊

第三四一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今日歐洲教育的概觀與趨勢  
J. L. Kandel 著 劉炳黎譯

J. L. Kandul

劉炳黎譯

School or Fin-schule or the école unique)。這個運動無論何處還沒有達到完滿的地步，但是德國的 Grunde Schule 或四年級的基本學校對於全國民衆是普通的和必需的，而在法國則起初五年的兒童的普通學校教育是均勻的，並且近來在法國更有着重普通學校的任命了。至於英國則注重兒童的教育一直到十五歲時為止。這種運動的回響在 Scandanavia 的國家也已經看見了。(二)為可能的兒童增加機會：英國從來就作學問的路子的預備，後來又着重免費的學校。近幾年來增加一免費的學校，無費的維持的承諾，而為全國民衆的免費的中等教育的運動在某種一定的標準的限度之內也在很多的城市之內開始了。在德國，給予天才生和有智力的兒童(Begabten)

等學校的更加分化的，而可與美國的中學校相比擬的所謂「中央學校」及中間學校也正在增加。Sweden 與 Szechoslovakia 近來也有這方面的關心和竭力的報告公佈。

不僅個人正化開發，而學務亦正在收受新的光輝。並且使國家獲得福利不但僅個人和學校所能做到的，所以父母和家庭都覺要緊。在英國已經成立了「教育週」，在此時期裏有在學校工作的陳設和集會藉以聊給學生的家庭和學校的納稅者且表明現代教育的特點；有

些城市都有一些小冊子簡明地描述本地學校制度的特點並說明金錢在教育上的正確的用途。這時期的學校工作的陳設是有的，比如，在 Stockholm 很完善地表示「今昔」(then and now)的美貌，及教育上方法和課程的進步。Vienna 已經組織了一個長期的學校陳列所，各個時期地變換陳列的內容以表示那進步的城市的教育活動的上述。這種運動還有一方面是屬於家長的聯絡，家庭和教師的聯絡及家長的會議的發展的。在英國，這種集會是不拘形式的，是自由的。那全靠着教師的美昧，在荷蘭、德意志和奧斯脫利亞及 Czechoslovakia 那長會議 (Elternbeiräte) 的形式是由法律規定的。

雖然這這麼窮，然而建立了一個制度足與英國比擬，在別的國家，別的組織也許不發展，但在這方面是很注意的。無論何國對於身體的活動和保養總是格外注重的，為的是健康的生話和自然的表現；學校的遠游，踢球，偵探，及同樣的活動對於成千成萬的兒童自由地開發了新的世界。

課程的構造和教授的方法及師生間聯絡的關係，其變化比以上所說更加複雜。法國在一八八七年的時候便已公佈了，他們對於初等學校的滿足的進步，而在一九二三年之公佈則僅說及他們所觀察出來的幾個缺點的修正。在其後各國雖然有一部分形式的課程，然而學校的目的是要使學生開發他自己及了解他自己的環境。教授的注重之點再也不專以傳授固定知識的分量為唯一的職任，牠乃是指導學生於物質界和人際界以及生活的實在之中為他們自己求得經驗的歷程。教育上為自由和權威的問題便是 *Freieschule, ecole active*，學校即在各國都重新解釋了。歐洲今日教育上的高調便是 *Arbeitsprinzip*，那是現在普遍地發現的主旨。motivation 也是注重的，這並不是由形式

的學科之中發出來的，而是由學生的伸展的自由的學程之中及自然活動的有效鼓勵之中發出來的。教室及學校的區域已經由學校遠遊的實現而擴張了，這其間的關係是很顯明的。各種運動普通講習都含有近代心理學的貢獻的更充實的認識和應用以及對於學習歷程的新態度。

(未完)

### 虛偽的頸圈

陳永森譯

丹麥安徒生著

從前有一個良善的紳士，他的梳粧臺打開了什麼東西都沒有。只有一塊鞋板和一只梳，但是牠還有一個在世界上最迷人的虛偽的頸圈；以下要敘述的，就是這個虛偽的頸圈的歷史。

牠——頸圈——這般的年老，開始想到娶妻，偶然一天，牠和梳在一起兒洗澡，虛偽未看見過什麼有這般的纖弱，美妙，柔軟而美麗的呵！我可以有權利問你的芳名麼？」

「一定不能。就是你問我，我也不告訴你的一。」梳帶回答說。

「你住那裏住呢？」頸圈說。

但是梳帶非常的畏縮而害羞；也以為這是

一個太無禮的問話。

「你一定是一條腰帶，」頸圈說，「大概是皇后的腰帶啦！我知道你是有用而且是裝飾的，美麗的姑娘呵！」

「你不要和我說。」梳帶很快利的回答說，「這種言動，我沒有想過給了人家什麼耽擱的東西呢。」

「的確的，」虛偽的頸圈極力的說，「像你這樣美麗，真可以啟迪人呢。」

「你不要這樣的接近我，你看來似乎一個人是的。」梳帶說。

「我原是一個良善的紳士呵！」虛偽的頸圈驕傲地敏捷地說，「我有一塊鞋板和一只梳；這都是屬於我自己的。」

但是這誇張不是實在的，牠們得是屬於牠的主人而不是屬於牠自己的呢！

「我告訴你，不要這般的接近我吧。」梳帶說，「我是不惜就這樣親密地。」

「那末你是一個貞節的婦人，是嗎？」梳水桶來，把自己頭硬，梳完了又把自己搭掛在陽光下的椅子上，後來她終於躺在梳板上了，現在這黑鏡已臨近牠了。

「姑娘！」虛偽的頸圈呼喊，「美麗的梳的姑娘呵！我正在漸漸的變起來——燃燒得

水滸

評論氏「評新文學運動」

成做吾

上海阜

通信處

民路二

九五號

全平報

五五

經售英美原書行，特約代售捷社出版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時評

（共產黨地下之學生團體）

二還要承認？

全民武裝起來

革命行動

紅虎

木馬

子生

水滸

期 刊目：全年五十二期，每期二元二角。零售二十六期，每期一角。每期半分，外省一分，外國三分。本京零售每份銀元十五枚。總經理一繡花胡同北新書局。出版經理三槐花園北大出版部。部售書課。

，請大家幫助。有說明書，請寄郵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七十日刊行  
春雨  
校閱（十九則）記  
者

熱起來了，我正要變別的動物呵！我所有的摺紋已都除去了，你要在我的身上燒一個窟窿呀！唉唷！美麗的寡婦呵，承受我向你求愛的熱誠吧！

「廢物！」鐵呼喊說。那時她已驕傲地變過了頭固，因為她幻想起是一架水蒸氣——她的意思是這樣——她日放在鐵路上拉鬼車，——「廢物！」鐵再說。

頭固的腳已分解了一點，因為有一雙剪子剪去了那些寬鬆的線。

頭固喊說：「哦！你一定是一個跳舞者，你跳舞的四肢是多麼的靈敏呵！我從未看見過任何事物有你這般一半的動人呵！我的確相信在世界上均人類無論做什麼，一點的靈敏，都不如你呀！」

「你不要和我說這些，我已經知道了。」勇士回答說。虛偽的頭固說：「你應當是一位伯爵夫人，哎喲！我不遇起一個良善的紳士；裏的我有一塊鞋板和一隻梳，哦，倘若我得着一個伯爵之位呵！」

「那個這恩寫的是求婚書，我問你還有麼！」勇士說。於是她馬上的剪記，因為她非常憤怒。因此頭固又受了第三次的棄斥。

「我還是求愛我這梳記——美麗的姑娘呵！」

是久呢！」虛偽的頭固道她的梳說，「你自從未想到出嫁嗎？」

梳回答說：「是的！倘若你想特別的知道，我就告訴你一件秘密的事：我已和鞋板有約了。」

「和鞋板有約了？」虛偽的頭固在恐怖中說，現在沒有一個人他可以再獻媚的了，於是她開始侮蔑所有的女性。

他開始侮蔑所有的女性。

遇了一個很長的時候；最後他發現他自己在製紙器的一個箱子裡，這個箱子居留了一個破布的大社會，並且在這個社會裏組織了很多堅密的朋黨。他們共同的保護維持，他們人人都很能說，但是虛偽的頭固比他們尤其能說，因為他是一個十全的誇大者。

「我曾經有這麼多的愛人呵！」虛偽的頭圈宣佈說，「他們都不能使我滿意，因為我是這樣的一個良善的紳士；並且是這般的嚴肅，我有一塊鞋板和一隻梳，但是我都沒有用過。當我躺下的時候，你們一定已經看見了，那時我是怎樣的可愛呢！」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我的第一個愛人的，」

「後來有一位寡婦，因為我冷淡」，他漸漸的傷心起來，但無論如何，在她安逸時，我便驕傲地冷漠她了。她津津，是無可疑惑的。她變為愁，但是這不算什麼！

「還有一個跳舞者，她只管剪我，她那樣的狂暴，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何以呢，因為當我和我的唯一的梳戀愛時，她（梳）因憂慮和愛念，便失掉所有的牙齒。

「真的，這樣的事情，我親歷了不少的經驗；但是我遭遇到——我這所謂腰帶——這回學，我極痛改前非了。她把自己投入水了，這對於我的良心上實有很大的缺憾；現在我盼望我能够變「純潔的白紙呵！」

他變成一張同樣的白紙現在在你的面前呢。良善的讀者，在這張紙上，便印入了這篇歷史，並且這就是他的無恥，誇大，和虛偽的懲罰。

我們最好把這篇故事讀一讀，並且想一想，我們就可以警戒我們如何的誇張和自大，即如虛偽的頭固所為的那樣，因為我們難以知道，我們不可可以在一個破布箱裡過不幸的日子和做成白紙；並且我們的全部歷史，更有我們所有的秘密的思想和行為，已印在我們的身上了，並且這該的不得已而環游世界，正如虛偽

的頭圍一樣，致我們的惡行，聞名到處。

十一、七月短評

接連小說月報出了兩個專號，不知爲

何還沒有人把這篇譯出。據我所知道的這篇大概沒有人譯過吧。我譯這篇的動機，

是因爲感到牠的趣味特別濃厚，自信對於原文還算忠實，雖然譯得不大流利。

譯者。

### 石壕吏（續）

俞宗杰

（獨幕歷史悲劇）

媳 老爺，救救我們的命吧。這條被拿去，這

樣冷天，救我公公婆婆怎樣受得了呢？請留着救救這兩個老人吧！

（吏把米麥被都搬到門外了，老翁老嫗媳婦都嗚咽哭着。）

吏乙 今天已經便宜了你們，別哭！

吏甲 還得感謝感謝老子。（向吏乙，）我們走吧，到那邊吃飯去。

吏乙 我好幾天沒有喝過酒了，現在喉嚨打起

勁斗來了，你可給我去找點酒嗎？

吏甲 酒是那邊有的，我已叫他們預備了，不

知道他們有什麼下口的東西。

吏乙 有切白鍋不是很好嗎？

吏甲 郡野地方雞子總有的，不過我沒告訴

（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時事短評

誰防扒手

未可樂觀之近畿和平

茂先

現

第十一期  
時事短評（雪）（召）（涵）（皓）報費  
關稅會議第二委員會 唐有千 內全年一  
西酒 分半年八元六角五 不看

王司長 用五子文書  
開話

民生週刊

第二卷 第一期

金行部

他。

吏乙 （對他們，）你們有鷄嗎？

吏甲 別向他們，自己看看去就得了。（在室

內一看沒有，開門一看見一隻母鷄。）有收

，那邊（指着）有隻母鷄正在牛鷄子兒。

（吏甲入室取了鷄出來，正要挾着吏乙出去

，媳婦抓着母鷄。）

媳 我們要他下蛋去換鹽的，還要他抱小鷄哩。

吏甲 老子要吃，管不了你們這些。（搶鷄出門。）

（吏乙隨出，老翁老嫗媳婦相顧大哭。）

媳 （止哭，）公公吓，大哥給賊捉去了，他

（流出淚）也殺死了，你還不去打聽小弟去

？天暗下來了，再遲，你走不了路啦。

媳 三兒子，你必得去找回來吓！我們現在只

有他一個骨肉了。

（老嫗媳婦又大哭。）

媳 我去看看來。唉！祖宗怎麼不保佑，讓子

孫這樣挨苦送命呵！

（老翁出門媳婦聽屋內的兒子的哭聲跑進屋

裏。老嫗哭後，大起咳嗽。媳婦出來捶背，

聽兒子又哭個不住。）

媳 你管兒子去吧！

媳 讓他叫一陣吧？

（老翁忽回到家。）

金 糟成十三兒給官兵帶去了。

老嫗 真嗎？阿呀！天哦，兒哦……

媳 怎麼一回事呢？

媳 唉！我原來不叫他挑柴火去賣的。他偏不聽我的話。算了吧，我們一家人那末都完啦！

媳 爲什麼官兵要帶人呢，這樣小孩帶去有什麼用呢？

媳 還管得小孩子！他要拉啦不管什麼人都要！城裏人已經逃完啦，現在他們出城來拉人了。他們一夥六人，全都被官兵帶走了，只留一個十二歲的逃回來。

媳 把他們帶到哪裏去了？

媳 聽說押送到城守城去的。

媳 小弟哪裏會打仗呢？我們叫他殺一隻雞，都怕慌的了不得，殺人不更可怕嗎？

媳 有本領殺人自己也許保得住性命；只是像

他這種人，平時沒有受過打仗的教練，乍起

幹甚麼用呢？早點死了倒可少受點苦！

唉！又送了一個兒吧！

媳 兒子送得乾乾淨淨，我們兩個老骨頭留着

幹甚麼用呢？早點死了倒可少受點苦！

（未完）

報版

王敬軒和章孤桐

向培良

說

十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號房消費社，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賓宴角半洋二元四角

英帝國主義

了

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銅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全年一元總發行  
新北京法大風華週報社

通訊處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 釣魚台

學昭

星期日的午後，晴天女士與衣萍先生來邀我去阜成門外騎驥。漱六女士問我去不。我說：「想去，只是有些心怯，怕跌交。」「不要緊的，」晴天女士說，「你騎過紹興到蘭亭去的驢子，這是一樣的。」漱六女士是有許多工作的，並有雜碎的家務；她很難得出去玩幾次時，總要這裡交代一下，那邊蘭照一聲，這樣在我是辦不到的；至於晴天女士呢，活潑而又善解人意，雖然我不能常常與她交接，而發現她更多的長處，即在待人接物上，處處流露出一個個人，或者永遠不能改善了罷！但眼前左右，都有着這些值得我頌讚的人。

我們直坐車到阜成門，下了車，剛出城去，在那城牆下見有許多石匠，在鑿石塊，如任廣安門所見一樣。我一時竟不能猜知他們是聘成就些什麼工作，他們的工作是遠大而且悠久，惟有這些叮叮咯咯鑿石的聲音如街樂一樣的振盪我的耳鼓，使我立刻想到遊玩與工作，我的小小的書桌上還堆着幾十本的文卷，我的白皮箱上還積着數月不曾翻閱的書本，然而這些時日是怎样過去的！我會留着些什麼呢？我的工作不能如他們石匠一樣的變成半塊的一塊的成規成矩的石子，我有時候剩着無

聊的感嘆，有時候轉在沉悶的圈子裡……人生呀！人生呀！這是我的人生麼？

出了城門，雇了四隻驢子，大家坐上了，巍巍地的過了環城鐵路的軌道，漸漸的落鄉了。我騎的驢子走得較慢。驢夫說：「牠疲倦了！」驢夫沒有用鞭子打牠，我也只是寬寬的拉住繩子，讓牠慢慢的走。「貪看沿路的景色，處處耽擱，又落後了！」我這樣想。這時候，他們三位連人帶騎都沒有形迹了，泥路是低陷得像山道一樣，有些又是十分高起的，總是狹隘而且曲折。遠遠的望着疎疏落落的人家，茅屋，麥隴是稀稀的，前面是遠遠的青山的影，秋陽却在後面照着我呢。

過了望海樓村，一拐，他們却停駛在等我說。固然，又只是一拐，過了石橋，就在靠大樹下，停住了，大家下來。

一泓碧水，旁岸有無數的枯黃了的蘋荻，在無風亦無浪的河邊，牠是寂寥地、孤淒地的輕輕地搖曳着。我看着這麼樣的平波淺水，遠樹斜陽，不能自己的使我想到舊遊：我想微河，想蘭亭，想西湖，都在我夢寐似的沉醉裏。

沿着河邊走去，樹的倒影裏閃動着人影，零零落落的對堤的一帶垂楊，綠葉辭去了的枝條，零

零落落的殘葉，深黃的，淡黃的，朦朧的如像浮泛着的薄雲，然而一片淨燥的黃土，在這裏已是不易完成春天的幻象了。何等瀟灑的情。

我願意在曠曠之中去想像牠，反正我是不想用科學去實驗，也不想用功利去衡量，只是這麼遠遠的近近的欣賞者。

呀！寂寥庭院！這樣的寂寥的庭院，倒徑裏長着青苔，小橋上積着灰塵，四處亭榭均深深閉着，衰草與殘花亂亂堆着。人去屋空，不意令人想到歷來的所有的盛衰，誠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何其忽忽！幾片落葉隨地簌簌的飄下，幾株楓樹，幾株楓葉，在夕陽裏閃閃的映出金光。

躊躇的出了園門，我的心空泛泛的又起了無可言說的悽愴，彷彿記着母親呢？病睡着的

「唐宋一美『詩娘』」  
孟姜女研究(14)

「四處傳的孟姜女古蹟」

馬群齋

「唐宋一美『詩娘』」  
孟姜女研究(14)

容肇祖  
畫作客

「唐宋一美『詩娘』」  
孟姜女研究(14)

(1) 惡火  
(2) 感應  
(3) 悲劇文傳  
(4) 女性

## 沉醉週刊第六期目錄

陳蝶衣  
羅石舟  
海叔譯  
王怡庵

母親，常說日長如年，叫人心焦。三四年前我可憐的，還不知讀什麼叫心焦。李嘉慶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詩強說愁。如今讀盡愁滋味，愛上層樓。」怕上層樓，却這天涼好個秋！」現在似乎在早上看着太陽升起，晚上又無奈地慢慢的移去，這些情景，都會引起心靈裏的空泛，然而我是常常離別着我的母親，我也不知道爲些什麼？爲名利乎？爲權勢乎？我皆不得而知也。」他鄉久客，變成慣習，無聊似鴉鳥，我驕傲的走遍全世界。

踏着階子，緩緩地歸來，兩旁的景色這麼的多情而留戀呀，然而我還有工作，須像石子一樣的去整呢。我也不希望整得成方或圓，但深沉的罩住了。

一九二五·一一·一五·夜。

答疑古文同先生、黎錦明

文同先生：

您的信真叫我驚喜交集！我早預料您會要說幾句話的，即您不說，我從前覆二龍坑某君的信也會使多少人不解，勢必也會質問我的。不過我不將某君原信發表的原因，確因他的信全是有名氣，又是誤會（詳上週文週），沒有可答覆的地方，所以我就只拿我自己的面孔

，單說自己的話。我對於什麼創造社文學研究會這些名辭全不理會的，而誰又知道自前年成仿吾先生的「詩的防禦戰」廣播中國青年的腦海以來，到如今竟還有像某君這樣的人替創造社賣氣出力，可真叫人驚嘆不置了。所以我說的話，也不過勸勸青年同志們——無論批評創作——以多在中國文藝範圍以外的工作努力，專憑看幾篇週刊雜志是不行的；至於要有歷史眼光，我想這話是很普通的——法郎西斯塔根說得好：「Histories make men wise ; poesies witty , math-metics subtle , ... 」

，那麼歷史也不單不是記憶的，也要透徹的玩索的。然能玩索歷史，所以您就探出中國古文漢字的病根。如其中國人都能和您一樣，國學家會走大路，舊黨會維新，詞章家會努力做新詩人了。不過我覺得這種 wise 的中國人太「鳳毛麟角」了，會做舊詩會填詞一班 witty ，只有小心眼的人充滿國中，這無怪乎一班人對於骸骨迷戀之深啊！

說到我寫的作物，我會沒有想到能使您說「愛讀」的地步——或許是您太恭維我了；至於您有不滿意的，也是我現在覺得發表時過於冒昧不謹慎的幾篇。我記得去年從十月到今年三月，這個時期內差不多是我全花費在寫小說的時候，平均每星期有一兩篇東西寫成。然這也

是我遇過不幸的地方：我的生命力除開逼迫着我寫外，會不會教我怎樣能判別一件作物是好是歹。就依我的學識，於別人的藝術也難看出，哪裏會明白自己的東西。所以只要有人監視着我的發表動機，或許映在你眼裏的也要醇化一點能。我記得現在所認爲好的那時認爲「幼稚」，能「說自己的話」的我就覺得「太真實」，所以儘量把這些太真實太露骨的稿子往字紙報攢，一方面把那些矯揉造作模仿別人的文字很高的往報館裏投送。所以結果弄到「調處都是露的腳步」。然而我對於曾經編成刷的劉勉已先生是抱十二分感謝和敬意的，他確實是拿純潔實態度來看我的作物，雖然他有時把我有一部份不成東西的東西也發出來，這是

他對於我過於重視了的地方。現在再想去找出曾經因不滿意取締了的稿子來整理一下，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通通給老媽子拿去換取燈兒了，再預備用回溯工夫來追寫，只是全然沒有了興趣，寫出來也會覺得不滿意的。這是何等可惜呀！至於我編成的「烈火集」，到近來，我又十足的不滿意了，尤其是那篇小序寫得太胡亂，如其我再重新編訂時，我還是要努力寫幾篇去湊上，不然哪裡會像東西呢！

說到思想兩字，我真惶恐；我覺得自己在

班人一樣拿了教科書去倒背，到考試場去默寫，並且這種流弊之大——如夾帶換卷或者代考之類——差不多是一班求學者感到苦惱而急於試行的運動。關於這些瑣事，皇母雷多說了。  
那位單說起處，我決不敢單舉了三兩字，因為本人爲好少，只是對着一班尊愛因襲傳統的人，我也是和這一樣覺得不滿的。我以為思想上，是一班優秀的人就有的，乃至視乎一人的情況，一個學者文人不能不孤獨，對於工作不去充分的了解。設有生活問題的糾紛，都是不能還汗濕想汗濕想。不過中國學者文人普遍的半過熟地不願意去追索他想，以至故道要拿保全眼光和它不反對；他們一有了勢力就擁戴，以至自己「確是不錯」，就斗然自尊起來，所以造出許多「文閥」來，——即您所言「學舌」，「浮躁」的原因，其實世界上的真理就這一箇，一個人先發現了真理而第二人却不能這樣簡單從而欲故追自暨一讚者，這全然是勢

·或者·信過強了一點。那幾一班 *Sentimental* 的青年們崇拜他是當然的，然而這也是免不了有被理智力強的讀者們的所指摘的地方。同樣我也知道梁啓先生的文學調是不能和別人相同的，他固然也能和魯迅先生一樣站在反動的陣營里，然而他·自認定的 *Sentimental* 主義，竟會招得許多數青年的敬視，悅服；譬如他近來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落葉」，就可以看出他的性風氣，依我說——這就是他自己比作哥德·「落葉」就像模仿少年維特的悲哀的作品了。這樣的作品，當然是玄同先生一班富於改革眼光或有深刻鑒賞力的所感為不滿的；然而於青年們看來，這就比任何作

近來一時關於有思想的舊才有了變本，說話寫文章得以把持自己不至見笑大方，然一時的疏忽還是免不了的。所以我時常感到自己的學識太不足，進不到好學堂雖然覺得自己是受了莫大的恥辱，然而這也是我失掉了求學的一種機會，而且一個求學的不在什麼大學那個資格，也是得來「飯碗問題」的恐慌。不過關於現在那件專造死記憶力的攷試，我始終不願意和二班人一樣拿了教科書去倒背，到考試場去默寫，並且這種流弊之大——如夾帶換卷或者代考之類——差不多是一班求學者感到苦惱而急於試行的現象。關於這些瑣事，皇毋需多說了。

力機械偶像崇拜和妄自尊大的惡果。托爾斯泰說世界上的戰爭是人類的不相諒解；這豈奚啻武力戰爭？「文閥」的戰爭又何曾不是一樣？您覺得這話怎樣？

品都動人了。我聽說有幾位青年看了它之後，也相談了「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人們一樣感觸深，以至悲哀了。沫若先生的作品我雖也和這差不多感到不大滿足，還於他在譯譯界所創的功勞，我是極端崇拜的；據國的大作家如歌德的譯筆又能傳出原文的神韻。我這些廢話也毋需多說，自然是有人公認了。（多餘的話……）

至於逐所說的他序的「陽明全書」，我完全外行，不敢多議一辭；不過凡屬為書賣所要求的工作，多屬不見乎自己的本誠，這也是抹着先生疏忽之點。如胡適之先生替書賣們寫的序算是有效了，據我看來，「勉為其難」也是不少的，如被水滸第那種狗尾續貂的小說，根本就沒有一序的價值，而胡先生却也用了，一翻氣力，從沙土堆裏淘取那一點兒金質來，彷彿是從無鹽姨母的頭頂上摘出一根頭髮來吹揚一下子一樣。所以這種文人工作，引出許多市僧窮棍來序跋圓點舊書的盜版，從頭只給書賣們勢利而已。我的話說得太闊遠，請別見笑啦！順祝您康健！

赴女子兩級中學週年同樂會記

卷之三

北京女子高級中學給我的印象是在今年四

月明之夜時我們和她們都到八達嶺旅行，彼此無意在火車中遇見，她們的校旗的飄揚，師生或情深結洽，態度的活潑和攀登長城的奮勇，一想起，就好像在我眼前閃耀似的，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大半年。

這次又得參與她的盛會，我自己覺得是無限地榮幸。

當英子胡國正在燈火輝煌車站粉忙的時候，我和大骨頭已安靜的坐在那裡縱意的閒談。我們有位置是第二排，所謂不遠不近而又非常適宜的，我們極為極了。會場是將就院子布設的，搭了一座小小的戲台。院落不免是狹窄了一點，不過一切的裝演和安排却秩然有序。對於男女分坐一層，我個人是要致十二分的謝意的。（因為女賓太多了，當我踏入會場時，跟前便充滿了紅圍巾，綠圍巾和狐狸……之類的顏色；女賓席顯然一個空座都沒有。）否則我們必在屏除之列，冷清清地站在院隅，望洋興歎而後已。

我們沉鬱的談話正在進行不止，終於被清燒的歌舞（歌迎歌）壓住，大家於是才默然。（主禮報告今天是創立的紀念而非創辦的紀念，紀念獨立才有價值等語，使我們更深一層的了解這們學校的開始的歷史。同時令我佩羨她們師生的合作的精神，從風雨飄搖之中扶植到現

在，這是何等難能可貴的事！教職員演說之後，有一位中美通訊社的先生以審長，來賓及新舊記者（這是她自己說的）三種資格，不着迷醉的踏扯，半天，頗令我們生不快之感。

一年級的英文歌唱得很清麗可聽。一二年的跳舞也好，因為他們的年齡很小，身軀又靈巧，臨場的態度並不慌忙，所以有如此的成績。

底下是演獨幕劇「父親的愛」。這個劇本曾發表在去年的晨報文學旬刊，作者爲磐石君。取材並不壞，但大概是作者藝術手腕太薄弱，表現卻不好。所以演起來，好像單調了一點，不容易動人，雖然演員的態度是忠實的，終竟不能生色。

英國土風舞是三年級學生的，固然沒有一年級身軀的靈巧，不過他們彷彿更安閑而且純熟了，多舞也極盡一律。

雙簧似乎預備得太久爛熟，後面說話口齒都很清朗，可惜前面表演的人却鬆懈無力，不能時常變換表示的容狀。

「月明之夜」這歌劇，由一年級的學生表演是再合適沒有的。這篇東西，我不知探自何處，但她的內容的優美，我却非常喜愛。至於表演，我尤其滿意極了；大骨頭，我問她們，意見也和我一樣。中間樂神的演者最好，態度活潑到了極處，處處透露着兒童的天真；一舉一動以及清妙的歌唱。其餘如端嚴和那許多男女孩兒也都不錯，栩栩生動，使人憐愛。月宮的布景很有縹緲的境界。我想看了這幕歌劇的人們，誰都應當會追憶着童光，疾暮這種驕傲的人生。

三年級演的「國家以後」（此劇係歐陽予倩所作，曾載東方雜誌），我認為在今度所演也為滿意者之一。聽說這們僅挑演過一兩次，而在演上竟可以看出来有幾位是有戲劇的天賦的。老太太的畢肖傳神，留學生（記不清原名了，只好用這三個字替代）之妻的口齒清晰，態度自然，劉瑪麗的激昂奮鬥，僕婦和厨子的談話……都能恰如劇中人的身分而綽綽有餘。惟留學生的態度，稍嫌板滯，表情處也稍差。今夜所演的三個劇本成績的優劣都有。惟一的缺點就是布景太糟，太舊，因之使演時減色不少。

此外舊劇電影，各種餘興，用「有趣」兩字可以概括言之。

總觀這次開會，兩級中學的成績，自有公論，更用不着我來細說；即就當時的種種而言，也足見這們師生的熱心。可惜的是社會場中的觀眾，大多不守秩序，任意鼓掌，怪聲叫好，也足見這們師生的熱心。可惜的是社會場中的觀眾，大多不守秩序，任意鼓掌，怪聲叫好，甚至於有人高聲罵「請排站起來的是王八蛋」的——未免有點辜負人家開會招待來賓的一番盛意了。

本想看過就完事，但菲讓我不論如何要做一篇批評，我只好把當時所得的大略記他出來。

## 五十四期增刊目錄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狂想曲（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一）還不解散開稅會議！

李文伯  
王文伯